

國朝先正事略

國朝先正事畧卷之五

名臣

平江李元度次青築

費襄壯公事畧

公諱費揚古。姓棟鄂氏。滿洲正白旗人。父剛毅。公諱鄂碩。剛毅之祖曰掄布。

太祖時。率四百人來歸。賜名魯克素。授其長子錫罕。騎都尉。世職。卽剛毅父也。錫罕隨大貝勒阿敏征朝鮮。帥八十人先驅。遇敵戰歿。

太宗軫悼。晉輕車都尉。以剛毅公襲。尋授佐領。隨大軍入明境。至崞縣。遇敵。斬哨卒二。獲馬四。由平魯衛出邊。敵兵邀戰。剛毅

公與都統圖爾格擊卻之。擢前鋒參領。崇德元年。率兵百人偵明邊事。至冷口。斬哨卒三。獲馬十有五。三年。隨睿親王伐明。由青山口入。擊敗太監高起潛兵。六月。隨大軍圍錦州。別將兵畧甯遠。遇明兵六百騎。引軍薄之。大破敵。擐纛二。獲馬六十有奇。七年。隨饒餘貝勒阿巴泰。從界嶺口。毀明邊牆。入敗總督范志完兵於豐潤。敵自密雲出。劫我輜重。奮擊卻之。遂越燕京趨山東。所嚮克捷。師旋出邊。明總兵吳三桂遣步騎邀戰。復擊走之。我軍乘夜掩襲。擐纛三。斬級數十。擒哨卒二十九。獲馬二百有奇。順治元年。從大兵入山海關。敗流賊李自成。追至望都。十一月。追自成至陝州。距潼關立營。賊據山爲寨。重關夾隧。伏火器。

倚·糗·糧·以·拒·王·師·剛·毅·公·與·前·鋒·統·領·努·山·率·兵·奪·其·寨·二·年·  
陝·西·既·定·大·兵·由·河·南·下·江·南·帥·前·鋒·兵·先·行·至·睢·甯·敗·敵·兵·  
千·餘·人·復·隨·端·重·親·王·博·洛·分·兵·征·蘇·州·擊·明·巡·撫·楊·文·驄·舟·  
師·獲·戰·艦·二·十·有·五·趨·杭·州·敗·明·魯·王·朱·以·海·兵·擒·其·總·兵·一·  
尋·搗·湖·州·克·其·城·累·進·二·等·男·擢·副·都·統·時·明·桂·王·朱·由·榔·據·  
湖·南·廣·西·剛·毅·公·隨·鄭·親·王·濟·爾·哈·朗·往·征·有·功·授·前·鋒·統·領·  
擢·內·大·臣·晉·三·等·子·復·以·其·爲·皇·貴·如·父·晉·三·等·伯·十·四·年·  
九·月·薨·贈·侯·賜·祭·葬·予·諡·剛·毅·明·年·襄·壯·公·襲·伯·爵·康·  
熙·十·三·年·隨·安·親·王·岳·樂·帥·師·赴·江·西·討·逆·藩·吳·三·桂·時·賊·將·  
黃·乃·忠·糾·眾·萬·餘·自·長·沙·犯·袁·州·公·與·總·兵·趙·應·奎·等·擊·敗·之·

擒偽官童聖功。復萬載。十五年。走賊將夏國相於萍鄉。毀寨十  
二。進圍長沙。戰屢捷。十八年。敗賊將吳國貴於武岡。凱旋擢領  
侍衛內大臣。列議政大臣。二十九年。

聖祖以噶爾丹劫掠喀爾喀。又數擾我邊境。命裕親王福全  
爲撫遠大將軍。而以公參贊軍務。往科爾沁調兵隨征。是年八  
月。大敗噶爾丹於烏蘭布通。破其駝城。三十二年。命公爲安  
北將軍。駐歸化城。明年五月。噶爾丹使人至歸化城。言將入貢。  
公偵其踵至者男婦幾二千人。遣兵迎詰。且遏之。馳疏請。旨  
上知噶爾丹陽修好。實潛蓄窺伺意。命侍郎滿丕諭責其使。  
遣之還。七月。諜報噶爾丹將逼圖拉。詔公及右衛將軍希福。

帥師往禦。尋以圖拉無警。慮噶爾丹趨歸化城。有詔命旋師。三十四年。噶爾丹至哈密。公帥師往禦。尋竄去。授公右衛將軍。兼管歸化城將軍事。疏言。噶爾丹見蹶巴顏烏蘭。距歸化城二千里。宜預徵士馬。勿糧於來年二月進剿。

上授公撫遠大將軍。召入覲。面授方略。三十五年二月。詔黑龍江將軍薩卜素帥師出東路。命公及振武將軍孫思克。西安將軍博壽帥陝甘兵出西路。

上禡牙親征。躬統大軍。由獨石口出中路。約期夾攻。四月。公帥師抵察罕和碩。噶爾丹悉驅賊眾趨克魯倫河。當是時。東路兵尙未至。科圖而。

上已由科圖進逼賊境。五月，公師抵圖拉疏，言賊盡焚草地，我軍迂道秣馬。又遇雨，糧運遲滯，師行七十餘日，士馬飢疲，乞

上緩軍以待。會噶爾丹登克魯倫河之納蘭山望見

御營黃幄龍蟻環以幔城，又外爲網城，軍容山立，大驚，拔營宵遁。翼日，大軍至河，則北岸已無一帳。克魯倫河者，起車臣汗西界東北入黑龍江，橫亘瀚海東北二千里，乃內外蒙古之界也。上初意賊必扼河拒戰，故兩路出師攻其腹背。及是，知賊已張膽乃密諭公等邀擊而親帥大軍追之。三日至拖諾山，不見虜而還。命盡運中路之糧以濟西師。公聞噶爾丹遁，卽遣前鋒統領碩岱副都統阿南達等率兵先往挑戰。且戰且卻，誘

賊至昭莫多蒙古語大樹林也在肯特嶺之南土臘嶺之北汗山之東平曠饒水草爲自古漠北戰場時敵軍至者近萬皆百戰之賊我軍飢疲馬僵其半公以馬力不能馳擊非反客爲主以佚待勞不可距敵三十里卽止營其地有小山三面皆距河林木蒼蔚可設伏公率左右翼步騎先據小山陣於東餘沿土臘河陣於西邊

上所授方畧各軍皆下馬步戰約聞角聲始上馬將軍孫思克總兵殷化行以綠旗步兵居中據山頂臨之賊爭山鋒銳甚我軍據險俯擊礮矢疊發每進輒以拒馬列前自固賊冒矢石鏖戰自未至酉不退日暮賊騎相離二十步公吹角者三左右俱



鳴角沿河伏騎盡起一橫貫其陣一襲其後隊輜重賊始崩潰  
乘夜追北三十餘里詰旦收軍斬級數千降二千獲馬駝牛羊  
廬帳器械無算并殪其可敦阿奴可敦者準部稱其汗之妃也  
願督敢戰披銅甲腰弓矢騎異獸臨陣精銳悉隸麾下至是亦  
斃於礮噶爾丹以數十騎遁捷奏至御營詔班師畱公駐

守科圖

上親撰銘勒石拖諾山及昭莫多山還次歸化城親勞西路凱  
旋之師輟膳大饗士獻卮魯特之俘彈箏箏歌者畢集有老胡  
工箏口辯有膽氣兼能漢語

上賜之酒使奏伎音調悲壯歌曰雪花如血撲戰袍奪取黃

河爲馬槽滅我名王兮虜我使歌我欲走兮無駝駝嗚呼黃河  
以北奈若何嗚呼北斗以南奈若何遂伏地謝

上大笑手書以告 皇太子六月 駕還京師七月 詔公由

科圖移駐喀爾喀遊牧地甫至噶爾丹潛使其黨來肆掠公遣  
副都統祖良璧擊走之追勦至翁錦賊敗遁公尋以馬疲移軍  
喀喇穆倫會噶爾丹使其宰桑等來請納款

上再幸塞外 駐蹕棟斯拉 命公馳赴行在入對 諭獎昭  
莫多戰功公奏曰軍中機務皆遵

上密諭以底成功臣不能生擒噶爾丹以獻臣之罪也

上曰噶爾丹窮蹙實甚朕不忍悉誅欲招降其眾撫而治之公

頓首曰

聖意非臣等愚昧所能測真天地好生之仁也翼日賜御佩囊鍵弓矢遣還軍三十六年正月阿南達奏報哈密回人擒獻噶爾丹之子塞卜騰巴珠等

上以其疏錄示公賜胙肉鹿尾等物諭曰時當上元令節眾蒙古及投誠厄魯特齊集暢春園適阿南達疏至眾皆喜躍卿獨居邊塞不得在朕左右殊深軫念故以疏示知並賜物問卿無恙即如與卿相見也二月

上幸甯夏命公及內大臣馬思喀兩路進兵駕由黃河西岸駐蹕達拉布隆頒賜上駟院馬五十駱駝十公進次薩

奇爾巴勒哈遜時。噶爾丹窮蹙甚。左右親信數臺吉。多面懟聞。大兵將至。先後望風款附。其兄子策妄那布坦。復擁勁兵伏阿爾泰山。將擒以獻功。噶爾丹進退無地。每夕或數驚。遂仰藥死。厄魯特部眾降者相繼。車駕方自甯夏循賀蘭山出邊。公以噶爾丹自伏天誅。奏其下丹濟拉。以其屍及子女來獻。中途爲策妄那布坦奪而獻諸朝。所部悉降。於是自阿爾泰山以東。皆隸版圖。拓喀爾喀西境千餘里。朔漠平。四月。

上復勒銘狼居胥山而還。回鑾。御撰碑銘告成太學。六月。公駐師察罕諾爾。有疾。詔還京。以昭武將軍馬思喀代領其眾。晉封一等公。領侍衛內大臣如故。公以噶爾丹未經生擒。疏辭。

封爵。優旨令勿辭。諭閣臣曰：塞外情形不可肌度，必身歷其境，乃有確見。朕親征噶爾丹，眾皆不欲，惟費揚古密抒謀畧，與朕意合，卒能大敗積寇。累年以來，統兵諸將未有能過之者也。四十年六月。

上幸索約勒濟公扈從，中途疾作。

聖祖停蹕一日，親往視疾，賜白金五千兩，及御帳蟒緞鞍馬等物。遣內大臣侍衛等護送還家，尋薨。賜祭葬。子諡襄壯子辰泰襲一等侯，兼一雲騎尉。雍正十年，詔入祀賢良祠。公性樸直，貌奇偉，待人以和，無疾言遽色。好在上前自言所短，人多笑之。在軍中與士卒同甘苦，事無大小皆

親決有求見者立召入好讀左氏春秋手不釋卷尤工詩雖專門家自以弗逮。

聖祖嘗御箭亭命諸大臣校射公奏臣臂痛不可以弓許之出語人曰我曾爲大將軍儻一矢不中有損國威且爲外藩所笑故不與諸將軍角伎也人服其雅量。

賚囊毅公事畧

公諱賚塔。姓那穆都魯氏。滿洲正白旗人。和碩額駙康古里第  
四子也。年十四。授三等侍衛。崇德六年。隨大軍圍明錦州。擊松  
山杏山敵兵。屢有斬獲。明年。隨貝勒阿巴泰入明邊。越燕京。趨  
山東。攻新城高陽霸州壽光博興等城。皆先登。身中五鎗。賜  
人獲牲畜銀幣。授前鋒侍衛。順治元年。隨大軍討李自成。敗賊  
將唐通於一片石。追擊自成至安肅望都。授護軍參領。隨豫親  
王多鐸由河南征陝西。連敗自成賊眾於潼關。明年。隨豫親王  
征江南。攻克揚州。取江甯。追敗明福王朱由崧於蕪湖。予雲  
騎尉世職。三年。隨端重親王博洛征福建。明唐王朱聿鍵遁汀。

州率兵破其城。晉騎都尉。五年。明桂王朱由榔據湖南。公隨鄭親王濟爾哈朗往征。六年夏。師至衡州。敗僞總兵陶養用於青草橋。又敗僞伯胡一清萬餘眾於府南山。進攻祁陽。僞總兵周進唐於大忠橋拒敵。擊敗之。又敗之於王公嶺。一清旋與僞總兵王進才各率馬步數千人拒河岸。亦敗潰。公進擊僞總督譚宏於道州。又擊一清及僞伯焦璉等於全州。皆聞風竄遁。七年。晉輕車都尉。初。公叔父哈克都哩獲罪。額駙公之世管佐領亦坐革。

太宗諭以後有功。仍給還。至是。公請於部得。賜復。卽子公承管。十一年。張獻忠餘黨李定國犯廣東。公隨都統珠瑪喇等往。



征屢敗賊兵解新會圍定國遁走追敗之興業及橫州晉爵三等男十三年擢護軍統領十六年海寇鄭成功犯江甯命安南將軍達素同公率師往征至則賊已敗遁遂移師福建明年同都統索渾勦賊廈門官軍不習水戰失利坐罷任革世職康熙二年署前鋒統領隨靖西將軍穆哩瑪征流賊李來亨等於茅麓山屢戰皆捷凱旋復授護軍統領兼佐領八年擢都統十三年逆藩耿精忠叛命公爲平南將軍統兵赴浙江勦禦賊黨犯金華公遣副都統瑪哈達等擊走之復義烏諸暨公進駐衢州偽都督周列率賊二萬由常山來犯公遣將邀擊擒斬過半偽總兵桑明旋率五萬眾犯衢州公與總督李之芳帥兵迎

擊復敗之。斬級萬餘。十四年。擊敗偽將軍馬九玉等於黃潭口。等處。偽副將李廷魁屯衢州城北元山口。公督兵乘夜攻圍。破走之。焚其木城。九玉同賊將林福等退據大溪灘。時康親王傑書爲大將軍。駐金華。公奉命參贊軍務。并分駐衢州。仍佩平南將軍印。屢擊卻來犯賊。眾十五年秋。康親王進衢州。公循例歸將軍印。以都統任參贊。先率兵馳擊大溪灘。斷賊糧道。復江山縣。馬九玉遁。尋同瑪哈達等率兵破仙霞關。進拔浦城。又與副都統吉勒塔布等敗賊於建陽。克其城。進復建甯府。十月。隨康親王抵延平。精忠窮蹙。乞降。時漳泉興化俱爲海賊鄭錦所踞。十六年。同甯海將軍拉哈達勦賊興化。連破三十六營。陣斬

偽總督趙得勝等復興化偽總兵郭維藩以仙遊降三月同拉哈達討叛鎮劉進忠於潮州進忠降康親王奏復授公平南將軍印守潮州十七年四月鄭錦遣偽總統劉國軒陷平和犯海澄。

上命公赴援賊斷江東橋及長泰同安諸小徑師弗克進六月賊陷海澄漳平同安惠安犯全州九月公與總督姚啓聖合兵進討大敗賊兵於蜈蚣山破其七營斬四千餘級復長泰十月復敗賊於漳州萬松關十八年偽將軍吳淑何佑等犯長泰公與提督楊捷等分道進擊斬二千餘級生擒偽總兵副將三人國軒復犯江東橋公迎擊敗之賊走太平寨追斬千餘級十九

年二月同啟聖捷勦賊海澄招降偽總兵蘇堪復其城聞水師提督萬正色取海壇公由松嶼進征偽將軍陳昌率眾降鄭錦遁臺灣廈門金門相繼定四月命移駐廣州會尙之信獲罪逮繫其藩下長史李天植等怨都統王國棟發難誘殺之藩兵咸畏罪思亂公密承詔旨以罪不株連撫慰藩兵自率兵圍之信第收捕天植及同謀者繫獄候旨餘釋勿問時逆孽吳世璠尚擁重兵據雲南定遠大將軍貝子彰泰自湖南進征貴州

上以公在福建廣東勞績素著授平南大將軍赴廣西調遣滿漢兵由南甯直進雲南公率兵由田州泗城進西隆州偽總兵

周應龍迎降。僞將軍何繼祖等擁賊數萬。拒於石門坎。石門坎者。距安籠所三十里。地峻隘。稱天險。公令都統貝勒希福瑪奇等率師直前。自與副都統宏世祿總督金光祖分兵爲二。由間道躡其後。二十年正月。度賊無備。飭前軍進攻。賊倉猝出禦。後軍履險上。前後夾攻。大敗賊眾。奪其隘口。復進安籠所。城降。僞總兵陳義魁繼祖復糾僞將軍詹養王有功等率二萬人據黃草壩。列眾拒戰。二月二日。公督兵奮擊。自卯至未。奪賊營二十有二。生擒詹養王有功及賊眾千餘。獲其象馬無算。

上以公自廣西深入雲南。獨先諸路大破賊。溫旨嘉獎。師抵曲靖。降僞總兵尹士元。僞道劉世忠等。隨遣兵取霑益州。斬賊。

中路僞將軍線絨等皆遁歸。分遣希福瑪奇等復雲龍州。易龍所及楊林城營總碩塔等克嵩明州。餘賊望風解散。遂會合彰泰軍壁歸化寺。僞將軍胡國柄等離城拒戰。公與彰泰分兵進擊。自卯至酉。賊大潰。斬國柄及僞總兵九生。擒賊六百有奇。逆孽吳世璠嬰城守。陰調賊將馬寶。胡國柱。夏國相等還救。大軍併力環攻。賊內亂。欲擒世璠。出獻。世璠自殺。線絨等開城降。遂磔僞大學士方光琛等於軍前。戮世璠屍。傳首京師。國相竄廣南。公與彰泰檄土官儂朋。總兵李國樑率師追勦。擒之西板橋。又遣希福等追勦國柱於雲龍州。國柱縊死。其黨王敘。李匡自焚。餘眾悉降。雲南平。二十一年十月。大軍凱旋。

聖祖親率諸王大臣郊勞於蘆溝橋西二十里外。御黃漚詔彰泰及公行抱見禮。二十二年以隱匿尙之信藩下應入宮婦女事覺當勘問。

上曰賚塔自福建廣東雲南宜力勤勞樹立大功勿因細事遂加以非禮致失朝廷眷顧功臣之意。下所司集質擬奪職治罪。詔從寬鑄級罰俸。明年十二月薨。賜祭葬如典禮。加祭二次。謚襄毅。二十四年。

上諭王大臣曰平定雲南賚塔功最大縱有他過爲人訐告朕究不加罪也。諸臣同聲感戴未幾冊勲子一等男子費葉楞襲。雍正五年。

世宗諭曰原任都統賚塔當三逆變亂時統兵征勦克復雲南功最著彼時因坐事功過相抵是以未封公爵在當日之優封賚塔者欲使立功之人或知儆惕不敢驕肆妄爲耳今事歷多年後人已知鑒戒奉法其追封一等公俾其孫博爾屯承襲八年建賢良祠詔公與大學士圖文襄公並入祀九年加公號曰褒績



施清惠公事略

公諱維翰。字及甫。一字研山。江蘇上海人。順治八年進士。授臨江府推官。有異政。以卓異徵。擢兵部主事。明年選授御史。公體貌秀偉。在班行中。頎然俛視。諸同列

世祖見而異之。出巡按陝西。未訖事。以裁缺還京。康熙二年。請告。其明年復補江南道。公在臺。嘗劾偏沅巡撫周召南。曲庇貪吏。又劾福建總督劉斗。徇情題建故靖南王耿繼茂祠。皆奉

旨嚴議。一時僂然。潛伏。六年。巡鹽河東。十一年。有詔內陞。仍以四品服俸。管江南道事。疏言登聞鼓之設。原以伸士民冤抑。請令滿漢科道司之。如所請。明年遷鴻臚少卿。再轉光祿少卿。

大理丞累遷太僕卿宗人府丞十八年晉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公性穎敏通古今尤諳前代典故章數十上所言皆關大計未嘗毛舉人細過以沽名塞責素嫉貪吏以謂禁貪之法甚備而州縣多以賄聞者監司爲之囊橐也監司取諸州縣州縣不得不取諸吏民性懲大貪則小貪自止又言士民各有定業今文武各官或兼事商賈質庫連肆佑舶彌江旣奪閭閻之利復脫關市之算不可不加禁止又言考察糾舉之法密於文臣疏於鎮帥悠悠養癰此由國家令甲無督撫甄別鎮帥之責故也請自今有婪賕肆虐者督撫不入告則事發同罪庶幾軍肅而民安矣是歲方奉新例凡言官所糾不實準反坐論公力爭之

且言督撫不能覺察州縣致爲科道所糾已有隱徇之咎矣今仍發與審鞠彼欲卸前責安得不益庇私人乎况乎陰肆營求陽騁狡辯彌縫掩飾何所不至言官身在中朝復非兩造又何從而折證之臣恐言路從此結舌矣岡督劉斗復題補總兵官公言總兵一方重鎮非

上命卽廷推從未有地方官題補之例以朝廷推教授鉞之權倒付大吏其弊豈可長乎時海上諸降卒日至無可安插公言投誠之眾不能計日而給食也一遇水旱恐爲隱憂臣思各提鎮官歲有汰兵簡其丁壯以補缺額使降者不以遊手長奸缺者不以召募滋擾亦杜漸防微之策也東南賦役頗重民力

不支。公言民間大役五年一僉，小役十年一僉，此定式也。比來官吏奸貪，每役止編一年，僉審頻繁，用邀賄賂，宜復舊制，俾小民得盡力耕桑，以安南畝。又請減蘇松重賦，又言江南租入，必俟九十月，是以舊制十月開徵。今民未東作而催科已迫，何以給之。又勸。

天子親耕籍田，以重農事。又八旗犯罪者，例先墩鎖各城門，公言民人重罪監禁，莫不居有囚室，食有囚糧，而旗下墩門之害，未易枚數。暴露寒暑，莫之飲食，請得與民人一體羈監。至於罪婦亦先墩門，男女淆雜，貞淫無辨，宜另行羈候，以別嫌疑。崇風化，公前後所言，其善持大體，悉類此。雖下部議，或從或否，又有

始格於議。其後卒見施行者。以故章每上京師。士大夫率傳錄其諫草。以相稱說而。

天子亦甚器之。既長御史臺。適浙撫陳秉直薦舉學道程汝璞。爲魏敏果公所劾。例應降調。而竟以所加級抵銷。公首劾之。曰。秉直與汝璞見聞最近。乃徇情妄舉。顛倒是非。非尋常誣誤可比。請勅部定議。凡保舉非人坐降調者。不許抵銷。

上善其言。著爲例。已而巡撫山東之命下。公旣荷。

上殊遇。甫至官。則勸懲彰瘕。一奉憲綱以行。屬歲大祲。賴公賑恤。有方。境內遂得無事。又請截留漕米五萬石。以活羸餓。又因青萊距臨清倉遠。辦解維艱。請永行改折。以息轉輸。又因米豆

翔踊請一應兵馬支應。悉照價值估辦。以甦賒累。由是士民悅服。三年政成。遷浙江總督。其爲政一如山東。前督劾軍士鼓譟一案。繫累二百餘人。陛辭。

上諭曰。兵丁鼓譟。乃惡習。宜嚴禁。公奏曰。祇因督撫提鎮不和。遂致兵丁生變。臣當同心協力。調劑軍民。

上曰。文武協和。地方自安戢矣。及抵任。卽日會讞。多所平反。不數月。

聖祖以兩浙內地易治。惟福建險遠。其民甫脫湯火。且地瀕海。奸人易生心。非具幹略有文武威風。識大體者。不能制臨。而綏馭之會。總督闕。乃度廷臣而調。公往焉。公時已病。會方遣滿。夫

臣巡視海上。公力疾偕行。二十二年春。始逾嶺。病革。未抵會城。而薨。年六十有三。事聞。

天子驚歎下詔。稱公操履清慎。懋著勤勞。命所司賻卹有加。賜諡曰清惠。公爲人孝友。肫至。與人交坦易。不設城府。撫幼弟及諸甥。有恩其歿也。弟甥皆喪之。如父。仕宦三十餘年。慎於取子。無攀援散散之習。朝野重之。祀鄉賢。

郝雪海中丞事畧 楊素慈

郝公諱浴字泳滌號雪海直隸定州人。生平負氣節，棘棘不阿。順治六年進士，授刑部主事。八年遷御史，奉命巡按四川。時流賊張獻忠餘黨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等降附，明桂王朱由榔踞川南，寇掠九年。平西王吳三桂與都統李國翰分兵復成。都嘉定敘州重慶，駐師綿州。公在保甯監臨鄉試，可望、文秀等合眾數萬薄城，公遣使告急綿州。逾月，三桂乃發援兵，危城得全。公因陳善後策畧，言大兵勦賊，借陝西運餉道遠，餉繁宜移陝西駐防屯田，成都並招流民開墾，借給土司牛種屯耕一年，可抵輸運三年之利。又言賊寇善騰山越嶺，蜀中土官土兵習



尙相近宜。簡精銳爲前茅。以滿洲驍騎繼其後。疾雷迅霆之下。寇必鳥獸散。

上嘉其奏。可採下。部議部臣以戰守機宜。應由三桂酌籌。寢其議。公又言。土賊投誠。給劄授官。恣行劫掠。爲民害。請嗣後願歸伍者。聽其願爲民者。卽令有司造冊編丁。以資生聚。又請免牛租除雜派。惟就熟地開征。俾民賦有定額。疏皆下部議行。又劾奏永甯總兵柏永福臨陣畏縮。廣元副將胡一鵬驕悍不法。狀並奪職逮訊。方保甯之奏捷也。詔頒賞將士。三桂因以冠服與公公不受。疏言。剪平賊寇。平西王責耳。臣司風憲。不預軍事。而以臣預賞。非黨臣則忌臣也。因疏劾三桂擁兵觀望狀。

上命三桂以賞物別賞有功將士。大學士成公克鞏、呂公宮等疏奏，公固守保窟，出入營伍，奮不顧身，卒轉敗爲功，宜擢用。三桂因摘公保窟奏捷疏，中有親冒矢石語，劾公欺罔冒功。吏議革職，逮訊，尋論死。命免死，流徙奉天。之尙陽堡，當是時，三桂開邸滇黔海內，財賦輦輸軍前者，歲亡慮數百萬計。守令得自辟署珍貝、犀象、明珠、南金之寶，悉歸私室。羣失職之士及亡賴多歸之。疆吏撻其鋒者，禍立至。公以一御史首發其奸，直聲震天下。康熙十年，駕幸奉天，公迎謁道左。

上親垂問焉。十二年，三桂反。明年，尙書王公熙、劉公沛先後交章薦公爲部議所格。十四年，魏公象樞兩疏薦公才學識兼優。

不宜終棄。且曰：臣自愧不如願，以職議遂得。旨召用復原官。

時陝西提督王輔臣叛，應三桂公疏言：大兵進剿平涼，宜於西安、潼關用重兵屯駐以待策應，調鄖陽兵攻興安，調河南兵入武關直取漢中，則逆賊計日可擒。疏下，統兵大臣相機施行。又言：民間納糧多額外征求，致正額反缺，至招買軍需名爲市易，實則攤派里民，比及發價，官役互相侵扣。又於解餉時多索收餉之費，任意遲延。請敕督撫嚴察，又言京通各倉積貯已多，請留山東、河南額征耗米折銀濟軍需，疏並如所請。十六年，巡視兩淮鹽課，明年兩遷至左副都御史。十九年，部更新例，凡死罪減等及軍流人犯，俱發黑龍江。公以天旱民飢，恐遺犯道斃。

者多。疏陳新例未便。下所司議。惟贖吏照新例行。餘仍舊。又疏言。出身非正途者。雖經保薦。不得選科道。又言。部院長官。歲終宜舉。屬吏賢否各一人。以示懲勸。均從之。尋命巡撫廣西。賜御廩良馬一。疏言。粵西錢糧改折。乃一時權宜計。今軍餉既停。請仍舊。又請。御書清慎勤字額。頒發各疆吏。俾官民咸得瞻仰。得旨。俞行。又言。粵西外控土司。內制猛獁。撫標兵不宜裁減。部議許留其半。又爲故死事撫臣馬公雄鎮。傅公宏烈。請祠。爲故知府劉浩。知縣周岱生。請卹。又請復賑濟貧生銀米。均從之。二十二年卒。於位年六十一。士民奔走巷哭。凡三日。喪歸。爇香送者數千里。不絕語。及公皆置涕云。初。傅公宏烈以軍需。

移取庫金七萬有奇米七千餘石。公涖任擬以庫項扣抵。及卒。護印者劾公侵欺。詔遣部郎察審坐侵銀九萬有奇。吏議奪職追補。特旨以公清廉免追。用示優卹。廉吏至意二十五年。子林爲父訟寃。請還職部議不可。特旨許。追復林旋請卹。

賜祭葬如例。林以進士累官禮部左侍郎加尙書銜致仕。烏虜聖祖之於公旣簡諸生前。又卹諸身後。曰廉曰潔。褒許再四。儼然家人父子。其知公深矣。然三桂兇饒。方張公以一書生不揣而與之抗微。

世祖保全則公之元已喪而骨已朽矣。迺謫公於遠。示薄譴。以稍殺三桂之怒而緩其反。畱公以爲異日股肱之用。其恩謹。

爲何如哉。同時以御史劾三桂得罪。後且大用者。爲楊公素。德與公齊名。

楊公字筠澗。一字退菴。陝西宜君人。順治九年進士。除東明知縣。地當河決。後敗城郭民廬。且盡。居民依邱阜。僅數十家。公設法灑濬。完聚三年。間復業至萬餘戶。山東盜發。眾數千。剽掠旁郡。制府密以屬公。設計招降之。餘黨解散。十六年。以治績預行取人。爲四川道御史。公亢直。敢言。前後上章以十數。皆切中時弊。而尤著者。在直糾逆藩一疏。時三桂以分巡上湖南道。胡允等十人題補雲南各道。并及奉差部員。無復顧忌。公疏略言爵祿者天下之大柄。綱紀者國家之大防。前此經略用人。奉有吏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四百一十五  
兵二部不得掣肘之旨亦惟以軍前效用及所轄五省各官酌量題請耳。從未聞敢以他省不相干涉之處及見任京朝官公然坐缺定銜者也。且疏稱求諸滇省既苦索駭之無良求諸遠方又恐此馭之不速則湖南四川去滇猶近若京師山東江南距滇不下萬里不知其所謂遠者將更在何方。

皇上特假便宜不過許其就近調補耳。若盡天下之官不分內外不論遠近皆可擇而取之則何如歸其權於吏部銓授爲名正而言順乎。縱或雲貴新經開闢料理乏人諸臣才品爲藩臣所素知亦宜請

旨令吏部籤補乃徑行擬用不亦輕名器而褻國體乎。自來

人臣忠邪之分莫不起於一念之敬肆。在藩臣數歷有年，自應熟諳大體。此舉卽從封疆起見，未必別有深心。然防微杜漸，當慎於幾先。祈申飭藩臣，嗣後惟力圖進兵，加意緩輯，一切威福大權俱宜稟自朝廷。則君恩臣誼兩盡其善矣。疏入閣，臣咋舌持其章不敢下。詔下部知之會。

世祖皇帝晏駕，輔臣出公爲川北道。以前疏也。而三桂猶銜公不置，且疏辨詆其意，含影射語，伏危機有旨。令回奏。公奏防微杜漸，古今通義。臣但期藩臣每事盡善爲聖世純臣，非有他也。故事外吏拜疏必先具揭巡撫。佟公見疏語直懼且得罪。強公竄易二語奏上，坐含糊巧飾，降調。公拂衣歸，閉門不出。



者十年論者謂古今事變所伏每患深識之士知之而不敢言或言矣而不用語曰熒熒不救炎炎奈何嚮使公與郝公言獲用曲突徙薪之功可勝道哉三桂既反人始服公及郝公先議於是尙書郝公惟訥冀公如錫侍郎楊公永甯交章薦公可大用以外艱辭服闋赴湖廣軍前題補鄖襄道當是時賊軍據川東襄陽總兵楊來嘉副將洪福相繼以城叛肆掠房保閒與賊相犬牙而王師餽饟自襄至房保路險隘舟車不通歲調安襄德三郡丁夫擔負率餽十致一夏秋霖潦溪水漲冬雨雪徑滑顛溺死者相望丁夫缺仍檄郡勾補三郡大困而餉苦不繼公訪知穀城有小溪可通舟乃親按行川谷燒石翦木數十里開

漕船道於是水運通利省三郡丁夫十九而軍興無乏遷山西提學道以公明尤著列薦章內陞通政司參議遷奉天丞晉順天尹康熙二十六年巡撫安徽會歲饑甫拜疏請賑卽檄州縣開倉發粟吏難之公曰若待報則需時日是棄民也且

皇上仁聖必得請尋報可所全活無算明年夏叛卒夏逢龍據武昌全楚震動而安慶當三省衝訛言屢驚婦女爭出城走避有司呵之不止公大書榜四門曰顯出城者聽而徐以塘報殺賊狀曉示遠近數日人情安堵出城者復歸十月移撫湖北時逢龍雖誅脅從者尙眾人情懼擾或一夕數驚公至首嚴告許之禁以安反側會上元節許民間張燈火陳魚龍百戲元夜坐

皇朝門洞開令士民出入縱觀明日市井熙然矣公定變大  
畧多類此是歲旱疏請緩徵漕糧又請兵餉免搭放制錢先後  
得報可二十八年十月薨年六十先是湖北郡縣疾苦最甚者  
若沔陽衛之沈塌田地江陵之沙壓空壓漢陽嘉魚之崩坍咸  
甯黃陂景陵之穀折江夏武昌崇陽通城漢陽漢川雲夢孝感  
應城之穀田科重監利之一年兩賦凡六事而受害者十七州  
縣蓋積數十年矣公廉得其實條爲兩疏未及上會病甚遂口  
授於遺疏中切陳之就枕上作叩首狀曰此疏行臣目瞑矣嗚  
乎孳孳爲國知無不爲公殆無媿宜與郝公並磊磊軒天地歟

湯文正公事略

湯公諱斌字孔伯一字荆峴號潛庵河南睢州人父祖契州學生母趙氏明末流寇陷州城罵賊死被旌建專祠公少避兵流寓衢州順治九年成進士授國史院檢討十二年應詔陳言請廣搜遺書修明史且言宋史修於元至正特傳文天祥之忠元史修於明洪武亦著巴顏布哈之義我朝順治元二年開前明諸臣亦有抗節不屈臨危致命者宜令纂修諸臣勿事瞻顧大學士馮銓金之後誦公誇獎抗逆之人擬旨嚴飭

世祖特詔公至南苑溫諭移時是年詔選翰林出爲監司

公授潼關道大兵下滇蜀關中當孔道總兵陳德以師過檄車

五千兩。實需二千餘。冀以金代。公密具車二千。自坐關上。揮士卒。升車。盈十兩。卽出之。夜漏四鼓。盡出關。總兵不得已。亦出。至洛陽。留帀月。軍變而關城以公故得晏然。於是嚴保伍。行鄉約。建義倉。立社學。流民復業數千戶。會歲旱無麥。兵餉例給麥。價浮於穀。公請以倉穀代。主兵者不可。曰。如是兵且變。公曰。民且飢死。獨不能變乎。兵有變。吾自任之。卽與兵約。以穀餉。明年補餉。以麥。而令還穀於官兵。皆帖然。公莅事精敏。訟無留獄。環禁五十里。聽質者不齎宿糧。常出勘荒。遇雨止大樹下。民朱欄其樹。時以比甘棠云。十六年。調江西嶺北道。甫三日。清積獄八百有奇。李玉庭者。明舊將也。有眾萬人。踞雩都山寨。詐約降。會海。

寇鄭成功犯江甯遣謀來贛公獲謀斬之策王庭且中變急移兵守南安玉庭果至擊走之復遣兵扼其歸路卒就擒平南軍過南安殺人有司以鬪殺論公曰力侔者謂之鬪今軍無寸傷而民以兵死與律不應卒抵軍於法尋乞病歸里丁父憂服除聞容城孫徵君講學夏峯往受業歸與同人爲志學會杜門將母有同年生來爲方伯見郡守問公近狀守對言實未聞有此人方伯嗟歎康熙十七年召試博學鴻儒授侍講與修明史復疏請順治元二年前抗拒本朝臨危致命諸臣皆據事直書毋瞻顧

聖祖嘉與頒之史館爲成命由是明季諸義烈皆得表章二十

年典試浙江轉侍讀明年充明史總裁官直經筵遷左庶子公  
爲講官每進講先一日齋肅潛思經義嘗言君心正則天下治  
如天樞之運眾星故務積誠以動

上二十二年擢內閣學士河南災閣臣議遣官往勘公曰無益  
也使者所至苛擾州縣一聞遣使輒輟耕以待勘是再荒也不  
如令有司自勘便已而河南果畏勘災諱者半給事中任辰旦  
議阻巡狩封禪事閣臣擬旨切責公曰給事言是李沆云邊  
患既息恐人主漸生侈心相公當以爲慮或議改法令公曰官  
之失德寵賂章也不此之懲而恃區區之法乎時江甯巡撫余  
國柱內召廷推代者

聖祖曰朕聞學士湯斌曾與孫奇逢講明道學身體力行可特授巡撫瀕行諭曰朕非忍出卿於外顧吳俗奢靡以卿耐清苦冀有所變革賜御書三鞍馬一表裏十白金五百兩并撤御饌賜之十月

上南巡至蘇州蘇城道狹總督將毀民居廣馳道公曰此非

聖主勤民意也止之再賜御書及蟒服時滯獄山積公就舟

中判決不假寐者六晝夜初國柱疏言淮陽二屬水淹涸出者

令次年輸額賦至是公遣官履勘水如故疏入部議令再勘公

仍以實奏事乃寢於是除耗羨禁私派清漕政汰蠹役行保伍

革鹽商匣費自總督以下皆相戒不得受所屬一錢京朝官奉



使過者不敢有所搜索。所部肅然。蘇松常苦賦重。積逋相仍。而江北諸州縣。又屢被水旱。公以爲民氣未蘇。教化未易行也。乃奏緩蘇松積欠。請分年帶徵。從之。又請蠲十八十九兩年災欠。請除邳州版荒田賦。又請蠲明萬曆時所加九釐餉。又極陳蘇松浮糧之困。先後奏免額賦數十萬兩。二十年淮揚徐水災。條上蠲賑事宜。請發帑銀五萬。告糴江西湖廣。先借所屬州縣倉穀散放不竢。詔下遣官遽行。又言饑民流亡者多。請飭漕臣徐旭齡河臣靳輔分督淮安賑務。臣卽至清河桃源諸州縣察賑。

上命侍郎素赫往助災。民咸就撫。輯乃興學。以善民俗。令城內

外及鄉鎮二百家以上皆立社學就學者廩之擇諸生中賢者爲之師月會明倫堂講孝經小學朔望集士民講

上諭十六條皆身蒞之重修泰伯祠及范文正周忠介二祠朔望往謁禁婦女遊觀胥吏倡優母得衣裘帛燬坊刻淫詞小說諸無賴爲民害者悉痛除之禁火葬及淹柩者令下一歲報葬三萬餘棺奏劾知府趙祿星知縣張協濬等常州守祖進朝有異政以失察屬吏降調公疏留吳縣令劉滋吳江令郭琇皆廉能稱最以積欠未徵不得與行取公疏薦皆格於部議一特旨允行監生王某有奴竊贖逃數年突引弓刀二十騎稱鬻身王府詬罵索金公立擒付獄論如律常熟奴某持其主父國初所

得隆武劄。迫主遠逃。將據其主婦。公追劄燔之。立斃。奴杖下蘇州府城上方山。有祠曰五通。禱賽甚盛。凡少年婦女感寒熱。巫覡輒謂五通將娶爲婦。往往羸瘵死。歲常數十家。前有大吏擬撤其祠。遇祟死。民益神之。公收妖像投水火。盡燬所屬淫祠。請旨勒石永禁。公夜治文書。常至四鼓。日中始一食。或勸以少休。慨然曰。君命卽天命也。日監在茲。敢自暇逸乎。居二年。吏治蒸蒸。民俗丕變。時執政明珠方樹黨。招權利。引國柱長戶部。先後蠲漕及緩征。以部費爲名。索金四十萬。布政使累以爲言。公弗許。及大計。兩司治行。有所需。憚公不敢發。遂徒手入都。以是諸要人皆不便。公所爲明珠有家。隸言事多效。所至大府常郊迎。

過蘇畏公威聲弗敢謁自監司以下朝夕候其門公聞使召之將命者用故事以容禮請從騎數十至轅門公辟大門傳呼隸大窘脫斷輿服被之入至階下見公南面坐乃跽而聽命公犒以酒食命門卒爲主人隸大慚沮去歸訴之珠謀致難於公而公聲績甚偉

上方嚮公念公在外無從得事端會東宮出閣讀書乃薦公輔導皇太子

上然之授禮部尙書管詹事府事將行百姓號呼如兒失母罷市三日各繪像以祀去之日窮鄉下邑士女童雙手瓣香來會送共閤城門且以農器塞水陸道不可行公揭示吾在外不能

爲父老德。往者屢請核減浮糧。並爲廷議阻。今入見。

天子當面陳之。民皆羅拜泣。良久乃得行。徹籠數肩。不增一物。於舊入朝。溫諫褒其廉。問路所由。及地方利病。公以鳳陽災對。

上遽遣近臣往賑。時國柱已爲大學士兼管戶部。得公所出示。以告明珠曰。曩議皆

上所可也。今市恩推過。號於眾以爲名。使

上知此立廢矣。比公至。語已。上聞而公未之知也。進講東宮。首陳大學財聚民散之義。畢講東宮入侍。

上問所肆具以聞。

上曰。此列國分疆時語也。若海內一統。民散將安之。試詢之。公具陳秦隋土崩狀。且言一統而民散。禍更烈於分國時。

上聞。猶諒其忠。先是淮泗水溢。山陽鹽城寶應高郵泰興化如皋七州縣蕩析離居。

上南巡。命濬海口。洩積水。敕按察使于成龍。主工植。尋以廷臣議。使受河督靳輔節制。成龍議工費八十餘萬。輔議海口淤淤。非起高郵車邏鎮。築高隄。束內水。高丈餘。不能出海。估費二百七十八萬。

上召輔及成龍。而詢成龍力排輔議。淮南士大夫懼傷廬墓。亦廷爭之。乃命尚書薩穆哈。學士穆成格。會公及總漕徐旭。諭合

勘兼問七州縣耆老云何輔議本執政主之

上心頗是成龍廷臣知輔議勢不可行欲并罷成龍工役公力爭使者曰公言吾當口奏既而匿不以聞至是公內召

上語及海口公對開一丈有一丈之利一尺有一尺之利

上愕然曰爾時胡不言公具陳前事詰旦召二人與質對二人強辨公徐曰某固知有此也汝行後卽彙士民呈牒並某議具文書印冊存漕臣所漕臣亦具牘存巡撫所可覆視也二人

語塞

上怒立黜之遣工部侍郎孫在豐往濬下河如公議時始設太子講官以公及詹事尹泰鄂棻少詹事舒淑中允閻世繩贊善

黃與堅任之。公疏薦候補道耿介。剛方篤實。學有淵源。

上遂授介少詹事。命公與耿公輔導太子。二十六年夏。不雨。

聖祖下詔求言。公言。民閒春稅力弗能堪。宜復夏秋兩稅。又言。蘆課徵銅。銅不常有。仍聽輸銀便。國柱遽起拉公曰。公欲變此法。俟國柱去。戶部未晚也。會靈臺郎董漢臣上書請諭教元良。慎簡宰執。語多指斥時事。御史陶式玉劾漢臣。摭存詞欺世盜名。請逮治。下內閣九卿議。執政惶悚。議與同列囚服待罪。王相國熙繼至。貌甚暇。徐曰。市兒妄語。立斬之。則事畢矣。執政曰。上閱奏。至再三親點。次類嘉與之。何君言若是。王笑曰。第以吾言入視。何如。時公最後至。國柱述兩議以決於公。公曰。彼言雖



國朝文獻通考卷三百一十五  
三  
妄無死法。且所言早諭教崇節儉。宜施行。大臣不言。故小臣言之。吾輩當自省。國柱曰。此語可上聞乎。公曰。

上見問。固當以此對。於是大學士勒德洪。吏部尚書達哈塔。皆如公議。明珠入奏。國柱尾其後。而與之語。命下。漢臣免議。旋以公當會議時。有慚對董漢臣之語。傳旨詰問。公奏。漢臣以諭教為言。臣忝長宮僚。動違典禮。負疚實多。

上以詞涉含糊。令再回奏。公具疏引罪。旨仍切責之。於是左都御史瑯丹。王鴻緒。副都御史徐元珙。鄭重等。劾公奉諭申飭。不痛自引咎。並追論其去任時。巧飾文告。沽名會。耿公以疾乞休。尹泰。舒淑。及少詹事開音布。翁叔元。劾介實無疾。並劾公。

妄薦舉朝多爲不平。而達哈塔獨上疏請與斌介同罷。並下部察議當奪職。詔公與達公仍畱任。許介去。公適聞繼母疾乞歸省。

聖祖手詔慰畱而忌者意未已。國柱宣言

上將籍公內府。或勸公委曲。諸公閒以自解。公曰。六十老翁。尚何求。吾安之矣。或又勸發忌者陰事以紓禍。公曰。吾不屑爲也。九月改工部尙書。九卿會議。公以入講不至。坐降二級。畱任尋得疾。敕御醫就視。十月疾少閒。度材於通州某日。日下晡。忽返招鄉人某官。與語。客退。獨坐一室。嚮晦。語家人。吾腹不甯。夜半遂薨。年六十。有一臨終戒其子。溥曰。孟子言。乍見孺子。皆有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二  
三  
怵惕惻隱之心。爾等當養此真心。時時發見。久之可達天德。若  
襲取於外。終爲鄉愿無益也。又曰。吾數月來。心無一綫放逸。得  
力深於平時。遺疏入。

上遣大臣奠茶酒。詔由驛歸櫬。下所司議。卹部臣以曾降七  
級奏。特旨仍視尙書例。子祭葬。踰月。

上與諸大臣語曰。吾遇湯某特厚。而怨誦不休。何也。眾曰。無之。  
上曰。廷議董漢臣。彼昌言朝無善政。君多失德。大臣不言。故小  
臣言之。尙不爲怨誦乎。眾乃知公爲執政所傾也。非。

上寬仁。夙重公。必無倖矣。公之爲巡撫也。其夫人及諸公子。衣  
皆布行。李蕭然。夏從質肆中。易芻帳。自蔽春野。薺生日。采取和。

豆羹民閒至以諺語呼爲豆腐湯偶閱簿見某日市隻雞公愕曰吾至吳未嘗食雞誰市者乎僕叩頭曰公子公怒立召公子跪庭下責之曰汝謂蘇州雞賤如河南耶汝思啖雞便歸去惡有士不嚼菜根而能作百事者哉并笞其僕遣之公生日搢紳知公絕餽遺惟製屏爲壽公辭焉啓曰汪琬撰文在上命錄以入而返其屏公見屬吏必霽顏告以君恩不可負民命不可殘懇懇如家人語又以州縣爲親民官愛民必恤吏立意培護故皆畏而愛之爭自勉於爲善所發公移皆手定數月後屬吏參謁必面詢始末辨論以求至當有門下士以給事中奉使過蘇力言東南鹽政大病於商民因條舉數事每發公詰難正言其

非其人怏怏出比使歸踰月次第禁革壹如所言給事語人曰  
吾師至誠而或以術馭人賢者固不可測也蘇之巨室有優伶  
恃姿容結黨行強有司不敢問公述而得之痛予杖戒無傷筋  
骨故瘡將合更薄笞朔望縛載以徇於市逾年膚剝見骨始瘳  
死由是奇衰浮淫者心悸相勸改前行公又嘗上言歲禮免租  
民困少蘇而已必屢舉於豐年富乃可藏於民又凡免當年田  
租皆中飽於官吏故每遇國有大慶或水旱形見不肖者轉  
急徵以待賜除必豫免次年田租然後民不可欺吏難巧法  
聖祖深嘉與之遂定爲經法凡免地丁編折銀必於前一年頒  
諭康熙三十年特諭戶部自今以往海內農田正賦編折銀

通三年輪免一年。週而復始。直省均以徧。皆豫免。不問豐凶。其後雖以西邊事起中輟。而大訓炳然。籍藏於故府。

世宗

高宗當重熙累洽之餘。繼志述事。屢蠲天下全租。皆先一年降旨。以次輪免。是公之訃。謨實受其福者。非一世也。公薨。都城士民奔走長號。其歸也。哀音過車。相屬初。吳民有妄傳公訃者。輒相驚。巷哭有司曉之。乃已。母何訃。果至。則益哭曰。官給我。共建祠祀。公水旱有祈。輒應。瞻拜者無不淚下。陝西江西江南皆祀名宦。雍正十年。詔入祀賢良祠。乾隆元年。賜諡文正。道光三年。詔從祀孔子廟庭。公與陸清獻公俱號醇儒。清獻之學。

篤守程朱。攻陸王。不遺餘力。公之學源出夏峯。而能持新安金谿之平大。指主於刻勵實行。以講求實用。無王學杳冥放蕩之弊。故爲異趣。而同歸。官侍讀時。

聖祖命進所著詩文。中有王守仁論。

上閱之。問爾意云何。公曰。守仁致良知之說。與朱子不相刺謬。且稱其直節豐功。不獨埋學。

上首肯曰。朕意亦如此。公所著有洛學編。睢州志。潛庵語錄。詩文集。孫之旭字孟升。康熙丙戌進士。甲午以編修典試浙江。初文正公主浙試。力疾衡校。不爽銖兩。孟升克繼之。改御史。出爲新昌道。內遷左通政。在官不尚威猛。而風采懍然。憂歸。以毀卒。

靳文襄公事畧

子治豫

靳公諱輔字紫垣遼陽人隸漢軍鑲黃旗順治九年由官學生考授國史院編修改中書累遷郎中右通政康熙二年擢國史院學士改內閣學士十年巡撫安徽皖屬頻旱民多流亡公撫卹招徠復業數千戶奏臨淮靈璧二縣虛報開墾田四千六百餘頃請免其賦從之又言爲政首在足民足民有道在因民之力而敎以生財之方大江以北如鳳陽等屬盡失溝洫之舊一遇水旱卽成石田今欲足民莫如力行溝田之法溝田者古井田遺意也然井田法制繁重溝田但鑿一溝修浚甚易其法以十畝爲一畦二十畦爲一溝以地三畝有奇爲二十畦中之經界



二十畝之外。畱以深溝。溝道廣丈八尺。溝廣丈二尺。深七尺五寸。開溝之土。卽累溝道上。使溝道高於田五尺。溝低於田七尺五寸。視溝道深一丈二尺五寸。澇則以田內之水。車入溝中。旱則以溝中之水。車灌田內。溝田一行。其利有四。水旱不虞一也。溝洫通而水有所洩。下流不憂驟漲二也。財賦有所出三也。經界旣正。無隱占包賂之弊四也。疏方下部。議行而滇闕。變作十三年。吳耿二逆寇。江西公練標兵募鄉勇。嚴斥埃遠偵探。武備大振。巨寇宋鑣踞歙郡山中爲亂。公遣兵躡勦。以計擒之。於巢湖上游。以安部議省驛遞費。以佐軍餉。事下各巡撫。議公以謂省費莫先省事。今督撫提鎮。每事必專。弁馳奏糜費實多。計惟

事關軍機。必專騎馳奏。餘悉彙奏。以三事爲率。是一騎足供三事之役矣。議上。著爲令。歲省驛遞金錢百餘萬。加兵部尚書。十六年。授河道總督。時黃水四潰。不復歸海。清口運道盡塞。公上下千里。泥行相度。喟然曰。河之壞極矣。是未可以尺寸治之也。審全局於胸中。徹首尾而治之。庶有瘳乎。遂條上河工事宜。分列入疏。大畧謂事有當帥古者。有當酌今者。有當分別先後者。有當一時並舉者。而大情以因勢利導爲主。廷議以軍興餉絀難之。姑令量修要害。公又疏言。清江口以下不濬築。則黃淮無歸。清口以上不鑿引河。則淮流不暢。高堰之決口不盡封塞。則淮分而刷河不力。黃必內灌。而下流清水潭亦危。且黃河南岸。

不隄。則高堰仍有隱憂。北岸不隄。山以東必遭衝潰。故築隄岸。疏下流。塞決口。但有先後。無緩急。今不爲一勞永逸之計。屢築屢圯。勢將何所底止。疏上。廷議如前。

聖祖以河道關係重大。下前後廷議。令再具奏。公堅持前議。上特如所請。蓋

上深知公忠勇沈毅。可任大事故。排羣議用之也。公感激知遇。昕夕不遑。開通清口爛泥淺引河四道。濬清江浦至雲梯關外。河身築束水隄萬八千丈。塞王家岡。武家墩。高家堰。諸決口。河隄外加築縷隄。及格隄於徐州宿遷。築減水壩十三座。清水潭。舊隄潰。最號險。工公用棄深就淺計。築西隄九百二十餘丈。東

隄六百餘丈。更挑新河八百四十丈。奏改名永安河。又後甘羅城西運河凡十里。請裁冗員。專責成。嚴賞罰。改河夫爲兵。領以武弁。盡地分疆。日稽月考。著爲令甲。而諉御中飽之弊。絕凡公所爲。懲因循。謀經久。皆此類也。方功之未竟也。公以時閱三年。自請議處。部議奪職。詔遣尚書伊彖阿等來閱工。并命布政使崔維雅隨往。維雅奏上河防芻議兩河治畧二書。并條列二十四事。欲更改。公所行減水壩諸法。公疏陳海口大闕。腹心之患已除。蕭家渡決口亦易塞。不宜有所更張。因詳辯維雅所上二十四事不可行。章並下廷議。工部尚書薩穆哈欲令賠修決口。

上不允。且曰：維雅所條奏，朕初以爲可取。及覽靳輔回奏，知所陳一無可行。因召公入覲，公至力言維雅所言之謬。

上聽之。特旨免賠修，仍發帑堵築。二十二年四月，疏報蕭家渡工成，河歸故道。

上嘉悅，優詔。北谷還公職二十三年，車駕南巡，閱河。

天顏甚喜。御書閱河詩賜之。并賜公佳哈御舟。上用帷

幙異數也。明年疏請添建黃河南岸毛城埔減水閘一。王家山減水閘三。北岸大谷山減水閘二。以保徐州上流隄。工並於歸仁隄添建石壩二。攔馬河及清河運口。各添建石閘一。又請添築考成儀封陽武三縣河隄七千八百丈有奇。封邱縣荆隆口

月隄三百三十丈。滎澤縣埽工二百一十丈。以防上流異漲。又請增設蘭陽儀封滎澤河員。免開歸二府民採辦青柳。均從之。

會

聖祖垂念高寶諸州縣湖水泛溢爲災。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龍經理海口及下河事宜。仍聽公節制。公疏言下河低於海潮五尺。疏海口則引潮內侵。大不便。請自高郵城東車邏鎮築長隄二。歷興化白駒場至海口。束所洩之水入海。隄內澗出田畝。丈量還民。其餘田招民屯墾。以抵經費。廷議如所奏。召公及于公入都。于公力主開濬海口故道。公持議築長隄高丈五尺。東水蔽海潮。大學士九卿俱從公議。通政司參議成其範給事

中王又旦御史錢珏從于公議侍讀喬萊寶應人也極言公議非是乃命尚書薩穆哈等往勘尋以開海口無益奏會湯公斌入爲尚書奏下河宜疏濬

上命孫侍郎在豐往董其事公議遂寢二十六年詔詢下河田疇何策可紓水患公疏言杜患於流不若杜患於源高家堰隄外正東爲下河東北爲清口當自翟家壩起歷唐堦古溝周橋聞高良澗高家堰築重隄一道長一萬六千丈需費七十九萬兩有奇此工一成東堰隄減下之水使北出清口則洪澤湖水不復東滂下河其下河十餘萬頃之地可變成沃產而高寶諸湖俱可涸出田畝數千頃招人屯墾可裕河庫且高堰原爲

最險之工。增此則永資保固。洪澤湖廣濶非常。舟行遭風多覆溺。行此隄內之河。避險就夷。有便於商民者甚大。先是公過邯鄲。見題壁詩。異之。蹤跡其人。則布衣陳潢也。潢字天裔。秀水人。饒學識。公禮之。入幕。深資贊助。

上聞工時。嘗從容問曰。爾必有通今博古之人爲之。佐公遂以潢對。至是言此議者。行非陳潢協力。區畫不可。疏下廷議。如所請。並賜陳潢僉事道銜。當是時。于公成龍巡撫直隸。

上以公疏示詢。成龍成龍言。下河宜開。重隄不宜築。詔遣尙書佛倫侍郎熊一瀟與總督董納漕督慕天顏會勘。慕公及孫侍郎議與公左。佛公等以應從公議。還奏。仍下九卿議。二十七



年御史郭琇疏劾公。并及潢。給事中劉楷。御史陸祖修。繼之。天顏在豐。亦疏論屯田累民。及公阻撓下河開濬事。詔俟于成龍。至會議。嚴察公。尋得請入覲。先疏論成龍。天顏在豐。朋謀傾陷狀。又自辯受命治河之日。正當兩河極敝之時。自碭山抵海口。兩岸決口七十八處。高家堰決口三十四處。翟家壩成河。四道清水潭。久潰下河。七州縣一望汪洋。清口運河變爲陸地。臣晝夜奔馳。盡復其故。又創開阜河。俾漕艘無阻。久在聖鑒之中。至濬築經費。初蒙特遣部臣勘估。計需六百萬兩。臣苦心中。節省自徐州起直抵海口。兩岸隄工。并高家堰清水潭。及前所未估之阜河。暨堵塞楊家莊。修築歸仁隄。改移運口。止用帑二

百五十一萬不及部臣估計之半而諸臣詆爲糜帑營私奪田屯墾必欲陷臣殺臣而後已倘蒙 聖駕再巡親閱隄工更命重臣清丈隱佔地畝則是非功罪可以立明

上覽疏謂閣臣曰近因靳輔被劾議論其過者甚多輔若不陳辯朕前復何所控告耶其並下九卿察議三月

上御乾清門 命公與于成龍郭琇各陳所見成龍言海口必應開濬琇言屯田奪民產業

上曰屯田之事因取民餘田致民嗟怨靳輔當無可置辯公奏河旁田畝向被水淹臣任事後將決口堵塞其田盡皆涸出臣將原納租稅之民田給與本主其餘丈出之田作爲屯田抵補

河工錢糧因屬吏奉行不善致招民怨臣無可辯乞賜處分  
上曰各省民田未有不溢於糧額者以餘田作屯誠擾民無庸  
復議至下河作何開濬重隄應否停築其令九卿公同詳酌尋  
允九卿議停築重隄奪公職並奪陳潢職銜初漕船出清口入  
黃河行二百里始抵張莊運口公奏開中河一道俾漕船既出  
清口截流徑渡北岸避黃河百八十里之險由仲家莊閘內進  
中河歷阜河泃河北上及工竣學士開音布等往勘稱善  
上諭廷臣曰前于成龍奏靳輔開中河無益反爲民累今開音  
布等則云河漕兩利謂靳輔治河無功微獨輔不服朕亦不愜  
於心矣乃命尙書張公玉書等確勘還奏應如輔所定章程無

庸改二十八年。

上再南巡。公迎。駕淮安。顧問河工善後事宜甚悉。特詔

復公官。以原品致仕。有實心任事之喪。公家居三載。

上念公不忘。凡三命閱河。一賜召對。三十一年。

上諭閣臣曰。朕聽政以來。以三藩及河務漕運爲三大事。夙夜  
靡念。曾書之宮中。柱上至今尙存。河務倘不得人。漕運亦必貽  
悞。關繫匪輕。其令靳輔仍爲河道總督。公以老病辭。不許。會陝  
西西鳳二郡災。有旨截南漕二十萬石。沂河而上。貯蒲州以  
賑秦民。仍命公董其役。公不敢復辭。力疾就道。再賜佳哈  
御舟。以旌異之。公至。卽經畫西運。自清河至滎澤。達三門砥柱。

安流無恙。事竣以病狀聞。詔公長子治豫馳驛省視。公抵淮。疏陳兩河善後策及河工守成事宜。幾及萬言。又請豁開河築隄諸廢田之糧。并清淤出成熟地畝之賦。均從之。再疏乞解任。命內大臣明珠往視。十一月薨於位。年六十八。遺疏至。

上臨軒太息。櫛歸。特命入都城治喪。漢大臣前此所未有也。尋命大臣侍衛奠茶酒。命禮部議賜祭葬。命內閣議易

名。賜諡文襄。公所著有治河書十二卷。奏疏若干卷。嘗論古今治河成敗之效。畧曰。經生家論河莫不侈賈讓三策。其實不然。讓上策。欲徙冀州之民。自宋時河徙已非漢之故道。中策多張水門。旱則開東方下水門。以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以分

河流不知黃河所經卑卽於高數年之後水從何放且禹貢言九澤旣陂所謂陂卽今之隄也蓋水流甚平而地勢有高下使非約之以隄水經由卑地能不漫潰乎讓以繕完故隄增卑培薄爲下策是故與禹貢相反矣故公治河盡矯讓言專主築隄束水績用告成其詳具載治河書資千古河防龜鑑也公性孝友九歲喪母執禮如成人居家整肅言笑不苟而其精力獨瘁於河工中河之役尤國家百世之利論者謂功不在宋禮開會通陳瑄鑿清江浦下云三十五年河督董國安以江南士民籲建專祠入告允之四十六年

上三巡江南還諭獎公功績且云祈輔經理之法雖後任河

臣互有損益而規模措置不能易也。至開創中河有功運道民生尤大且遠。朕每蒞河干徧加諮訪沿淮居民皆感頌治績久而不衰。其加贈太子太保子驎都尉世職用彰朝廷追念勲臣之典爲矢忠宣力者勸。雍正三年。

世宗以治豫向隨父任。明晰河務。由副參領加工部侍郎協理江南河務。五年。

上覽治河方畧嘉公勞績追贈工部尙書。子祭一次。七年。詔江撫尹繼善擇地建祠祀公及齊蘇勒公有司春秋致祭。八年。詔建賢良祠京師以公入祀。

伊文端公事畧

公諱伊桑阿。姓伊爾根覺羅氏。滿洲正黃旗人。順治九年進士。授禮部主事。康熙三年。遷員外郎。尋由刑部郎中。遷內閣侍讀學士。擢內閣學士。充經筵講官。十四年。擢禮部右侍郎。調戶部。十五年冬。命同工部尚書。冀如錫。往視淮揚等處河工。十六年。擢工部尚書。調戶部。時逆藩吳三桂踞湖南。廷議製烏船沙船。由岳州入洞庭。橫巨湖中。以斷賊糧道。因敕公赴江南督造。明年復偕刑部侍郎禪塔海。赴茶陵督造戰艦。二十一年。黃河決。敕公往勘。兼籌海運事宜。公疏言黃河運道。非獨輪挽天庾。卽商賈百貨。賴以通達。國家在所必治。若海運先需。造



船所費不貲。且膠萊諸河久淤塞。開通匪易。似屬難行。

上是其言。是年冬。俄羅斯犯邊。公奉命往甯古塔督修戰艦。

明年。調吏部尚書。二十三年四月旱。命同大學士王熙等清

理刑部繫囚。九月。扈蹕南巡。奉諭閱視海口。公疏言車路

串場諸河。及白駒草堰丁溪諸口。宜敕河臣靳輔。詳閱地勢。

挑濬深澗。引流入海。

上以靳輔督理黃河隄岸。勢難兼顧海口。命按察使于成龍

分董其事。二十四年。調兵部尚書。明年。轉禮部。二十七年。拜文

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充三朝國史總裁。兼管兵部。三十

五年。以臺站馬匹多斃。部臣不預嚴飭。又不劾奏。部議公應奪

職得 旨降三級畱任明年

聖祖親征噶爾丹。命公往甯夏安設驛站。事平。充平定朔漠方畧總裁官。三十七年以老乞休。

上諭大學士阿蘭泰曰。伊桑阿厚重老成。宜力年久。爾二人自任閤務以來。凡事推誠布公。不惟朕知之。天下無不知之者。伊桑阿雖以年老求罷。朕不忍令去也。四十一年復以疾請告。得旨。卿品行端凝。才識敏練。勤勞歲久。倚畀正殷。今以老病乞休。情詞懇切。可原官致仕。仍加意調攝。以副朕篤念老成至意。四十二年七月薨。年六十有六。遺疏上。優旨下。所司議卹。賜祭葬如典禮。諡文端公。在政府十五年。鎮靜和平。實心任職。尤

留心刑獄每侍直旬本

上有所問輒能舉其詞不待按冊而得同列服其精詳

上嘗御批本房公與大學士王公熙吳公瑛及學士韓公葵等  
以折本請旨

上曰人命至重今當句決命在須臾尤不可不詳慎爾等於各  
讞詞既經閱過苟有所見皆當盡言公乃舉可矜疑者十餘人  
以對遂皆得緩死每垂問奏對悉稱旨

上徐曰此等所犯皆當死朕猶於當死之中曲求其可生之路  
不忍輕斃一人因念淮揚百姓頻被水災死亡不知凡幾何罪  
何辜罹此慘酷朕怒然傷之河患不除夙興夜寐不能暫釋於

懷也。公隨陳災民困苦狀。

上曰：百姓既被水災，存者必至流離，轉徙田多不耕，賦安從出。今當預免明年田賦，俾災黎於水退時思歸故鄉，粗安生業。上又曰：天下黎元皆朕赤子，其中朕最憫念者有三等人：一讀書寒士，一飢寒窮民，一無知犯法之人。於是公等稽首奏曰：聖心與天地同德，卽今斲獄之時，念淮揚百萬生靈之苦，而預籌蠲恤，又普念天下士民之不得其所者，仰見仁心惻怛，無所不用其極也。旣出卽擬旨預免淮揚田租，聞者莫不感頌。此雖一端可想見，明良一德之盛矣。乾隆十二年，詔以公及大學士馬齊並入祀賢良祠。

宋文恪公事畧

宋公德直字右之江蘇長洲人父學朱明進士官御史公登順治十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遷司業侍讀祭酒晉侍讀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康熙十年擢內閣學士充經筵講官尋擢戶部右侍郎龍江關大使李九宮解銅赴京圖給門票以銀四十兩負夜餽公私宅公劾之

聖祖嘉公舉首餽遺不負簡任議九宮罪褫其職未幾調公吏部十五年充會試副考官十六年擢左都御史疏言逆賊吳三桂勢窮計蹙已如釜底游魂而尚敢逆我師行者所恃不過鎗礮而已夫鎗礮專藉硝磺而磺乃河南山西所產必奸民圖利

私販賊營請嚴敕督撫提鎮於附近賊境之隘口閒道遣將  
弁巡緝奸販庶窮寇之接濟可杜得旨下兵刑二部詳議飭  
禁又言捐例係萬不得已而開然開例三載所入止二百萬有  
奇而捐納最多者莫如知縣至五百餘人始因缺多易得踊躍  
爭趨今見非數年不得選授亦觀望徘徊請敕部限期停止  
以示慎重名器之意又言從前海禁甚嚴特慮內地奸民勾引  
島寇貽誤邊疆耳近者天威遐布薄海蕩平宜及此時撫卹  
流移令沿海商民願探捕及通販海島者許造船官給印票照  
舊例輸稅其人口貨物往來出入咸稽核之則弛禁仍可防奸  
裕民生兼資軍計矣疏並下所司議行又言各路統兵大將軍

王貝勒以下多玩寇殃民。或越省購買婦女。或擾奪民間財物。稍不如意。卽指爲叛逆。請嚴飭禁絕。從之。又疏言。遐方未靖。宵旰憂勤。天顏視昔。清減神理之閒。蘊結未舒。尤宜珍惜。保護。昔唐太宗銳意勤學。其臣劉洎諫以多記損心。宋儒程頤亦曰。帝王之學。與儒生異。伏願。

皇上於紉繹羣書時畧。方名象數之繁。祛月露風雲之豔。擇其有關政治裨益身心者。乃講習而討論之。稍節耳目之勞。用保中和之德。

上嘉納焉。時山東提督柯永綦縱兵鼓譟。刃傷知縣吳閻。啟復隱匿不報。公疏劾之。詔罷永綦任。公尋擢刑部尙書。調兵部。

十八年典會試。先是詔舉博學鴻儒。公薦主事汪琬。生員陳維崧。及廷試。並列一等。琬。維崧。授編修。檢討有差。會廷推江西按察使。議論未決。公以異議爲憲臣所劾。當奪級。詔免其處分。當是時。大兵方攻滇黔秦蜀之餉。彼此互推。侍郎趙璟等言。四川過於苦累。公奏陝西四川互相推諉。皆由總督分設之故。若併川陝總督爲一人。則痛癢相關。隨地可以調撥。

上從之。會靖逆將軍張勇以甘肅邊防緊要。請緩裁所添兵額。部議如所請。公別爲一議。言前因河東賊亂。添設馬步戰兵。原議事平。裁汰者。應卽裁汰。其將軍麾下。前以步兵二千。改爲馬兵。宜仍復馬六步四舊制。惟因防邊添設之兵。可無庸議裁。



上遣尙書哲爾肯往會將軍督撫提督閣核酌畱河州甯夏所  
添防兵。餘仍復原定經制。如公議。二十一年。調吏部尙書。二十  
三年。拜文華殿大學士。充政治訓典。一統志總裁。先是重修  
太祖實錄。公亦爲總裁官。及告成。加太子太傅。二十六年六月  
薨於位。年六十有二。優詔悼卹。遣官護送。由驛歸櫬。禮臣議  
卹典。翰林院撰代言之文。以祭以葬。內閣以易名請得。旨諭  
文恪公。河目海口。風度端凝。學殖尤淵。博訥於言。然每議國家  
大事。必侃侃獨據。所見常邀特允。大軍之平黔滇。蜀粵也。所  
俘獲婦女無數。皆隸旗下。驅之北行。公疏言。婦女何辜。宜聽收  
贖。一時得贖者約數千人。如脫湯火。民尤德之。性孝友。年十七

以父學朱巡按山東死事狀伏闕上書明莊烈帝。尤加贈卹。是  
德宸字御之弟。德宏字疇三。早著文譽。時有三宋之目。子駿業。  
由副貢授待詔官。至兵部侍郎。大業官至內閣學士。